

人生况味

黄昏的河

杨福果

暮春的傍晚，我喜欢沿着铁城的街道散步，走到大桥上，倚着桥栏，看夕阳西下，晚霞缱绻，总是情不自禁地被眼前景色吸引住，脚下像是被磁铁粘住，迈不开了，于是在桥上把自己站成了一道“风景”，背后是来来往往从桥上经过的人与车。

不知是谁撩拨了夕阳，多情将铁城暮色燃沸。橙色的云霓，映照着石碌河，粼粼波光，水面缱绻起迷人的色彩。河岸两边，层林尽染，连掩映在绿树间的房舍，也披上了薄纱般的梦幻。眼眸里尽是落日余晖洒满河面，轻风拂过处，涟漪阵阵。桥上不时有车子驶过，飘来一句入耳：哇，好美呀！

是的，好美。天空像被染上了血红，晚霞绚烂得耀眼，不停地变换姿势、色彩，在天边云游，缓缓飘移。像小宠物戏耍，像鸟儿追逐，又像桃花灼灼绽放。河两岸的小山丘，仿佛被涂上了胭脂粉墨，格外地美，如童年爱不释手的万花筒里，那些让人恍惚的缤纷。

眼前这或浓或淡不一样的画面，或深或浅不一样的色彩，演绎的是同一个主题：归去。

每天这桥上，为生计奔忙的人流车流，迎着晨光去，华灯初放时归，许多人归心似箭，无心浏览。或许，你看别人是风景，却不知你在别人眼里，也是风景。踏着夕阳归去，这是何等美好的人生。生活的方式千千万万种，而快乐与否是每一个人的经历和体会。

曾经，河中的九曲桥、别致的凉亭增添了诱人的河上风景。如若不是置身这里，我还以为那些伫立的灯是江南的恬淡与温柔。而那一年的威马逊台风，猛烈来袭，将一份难得的安静与悠闲敲得支离破碎。一直到今天，石碌河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但不影响铁城人在河道上晨练，欣赏日出日落的心境。

在我的童年时代，石碌河河床不宽，很多人在河滩上用石块围起属于自己的水洼地，将几个西洋菜头往洼地里一丢，没两天菜根处长出白白的须根，还有嫩绿的叶子，经过几个白天夜晚的阳光照耀和星光沐浴，不用打理，无需施肥，每天放学回家经过河边，会去看一看。

日头从东到西，一转眼一天就过去了，西洋菜一发不可收拾，生长迅速，把整个洼地覆盖。看上去是一片片绿色的水田，水田里还会有很多小河虾游过来游过去，给灰褐色的河滩增添了生命的色彩。收割西洋菜也是很开心的事情，小刀子齐刷刷切几下，便收获一把，够一顿了，带回家去做汤或者清炒，颇有成就感。

每天下午放学，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惬意最自由的时光。我们一路嬉闹顺着石碌河边走回家。一垄垄的绿色与厚厚一层矿粉的灰褐色的河床形成对比，夕阳的余晖落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显得如此宁静而美丽。

多年前，石碌河的北端，岸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家普通的茶艺馆。起初，这些茶艺馆多是露天经营，借助那些参天大树提供的一片绿荫，在树下砌起一些四方水泥桌，便为人们玩牌、喝茶提供了一片天地。后来，经营主为扩大生意，纷纷盖起了房子，有的甚至盖起了楼房，来喝茶娱乐的人更多了。

夜晚，凉风习习，有月亮的时候，坐在岸边喝茶的人，可以透过婆娑树影，看见河面上波光闪闪。喝茶的心境揉进了惬意。每一张小桌子的上方，都挂着一盏小黄灯。你若在河对岸望过去，浅浅淡淡的那些灯光，交汇成另一种灯的河，装点着铁城的夜景，让人有一种别样的心境。河道改造后，曾经有数年，河边这些茶馆关闭了，一片寂静。

这几年，灯光又亮了起来，茶客也渐渐多了。人气旺了，多了份盎然生机，整个石碌河北岸干净而整洁，那些原本就绿的植被，显得更翠绿了。北边的桥头处，种着很多三角梅，盛开着—簇簇的烂漫，一眼看过去，红红的一片，在落日余晖中随风轻轻摆动，一种别样的观感。

在黑白照片的年代，常常能看到有人在河边的菜地边拍照，虽然是黑白照片，但那个时候，天蓝云白菜绿，河水在身旁流淌，洋伞在头顶上撑起一朵花儿，脸上的笑容是那个物资匮乏时代的满足感。

渐渐远去的夕阳，暖暖地斜照着，河面洒满粼粼波光，有时远远地看，竟然有点像老人脸上—条—条的皱纹，刻画着久远的过去，勾勒出小城新时代的美好，静谧而安详。而此时晚霞映照的石碌河，风吹涟漪如花般盛开，河边椰树拂袖，不知为谁起舞，为谁婆娑。待暮色渐浓，它们便是暗的天幕下坚定的剪影，守候着夜的小城了。

河边也有木棉。花开时节，木棉的颜色像是镶嵌在两岸的葱郁间，远远看去，一抹抹，一团团，与西去的云霞交相辉映，与岁月相伴随。

遥遥相望的石碌大桥，桥上的车辆与行人，渐渐沉入河中的夕阳，彼此形成了莫大的契合。无论白天还是暗夜，不管天气晴雨，这桥，承载着矿山人数十年开拓的负重，流淌着人生的寒来暑往。而微风吹过石碌河，撩动的情绪，复杂而曼妙。许多经历，已是浮云，许多曾经，不再是曾经。而石碌河依然汨汨而流，不知疲倦，无论是晴天里的波光潋滟，还是风雨后的神气清明。

石碌河从山峦谷间走来，从城市的腹中穿过，从我们的童年和青春淌过，宛转逶迤。多少个春夏秋冬，它守望看猴子山，守望看矿山之魂，它在几代人的生命中存在，因存在而美好，因美好而永恒。

五指山山脉向南逶迤蜿蜒，在乐东和三亚交界处突兀成一座山峰，名曰青岭。青岭向南延伸直奔大海，其状如龙，是为龙栖岭。龙栖岭东西两端各分出二个小山脉，形似两只龙爪。往东的在三亚地界，往西的在乐东地域。山海相连，逶迤数十里，天造地设般形成一个静谧的月牙形的港湾，是为龙栖湾。山和海构成乐东—景“青岭观海”。登上青岭主峰，南望，眼底是美丽的龙栖湾，西望则是乐东平原，田畴阡陌，楼房栉比鳞次。就在伸向西面的“龙爪”下，我靠自己的双手，锄头搁下山刀起，开辟出了数十亩果园，这就是我的乐园。

园中遍植花梨，还有其他各种果树。沿着“龙爪”建房搭寮，果园中建—木亭，名曰：红森阁。园地的西边搭建—鸡舍，为数百只散养土鸡遮风挡雨。

虽然搭建了一个一百六十平方米的铁皮鸡舍，一字排开，严严实整，并搭建了供鸡栖息的铁架。但在晚上，我发现鸡们根本不在鸡舍中栖息，都飞到树上去了。这一本领，可能是鸡们为了逃避蟒蛇和山猫的袭击才练就的。园中常有一些不速之客光顾，偷吃在草丛中的鸡蛋。有时，一些母鸡从山上或草丛中带出一群毛茸茸的小鸡，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的样子甚为可爱。刚当妈妈的母鸡变得温柔体贴，白天带着小鸡四处觅食，晚上则把小鸡严严实实地罩在翅膀下。倘若有所靠近，它们即刻张开双羽摆出决斗架势，样子甚是凶猛。这就是为母则刚的伟大母爱吧！

土鸡白天在园中觅食，啄食青草和园中掉落满地的诺丽果、百香果，还有蔓生在林下的血通菜青草等等。我养的都是本地土鸡，体型小，因自由放养练出了飞天遁地的本领。求学英伦的孩子们告诉我，在国外，大自然中自由放养的鸡，鸡和鸡蛋价格是圈养的数倍。每到园中，只要听到打开铁门的声音，鸡们就会从山上的林间欢叫着朝我所在的方向飞来，充耳都是翅膀扇动的声音。它们围住我，用尖喙啄我的脚，到底是对我这个主人示好，还是抗议我不定时给它们喂食呢？抑或二者都有吧。离开时，它们温顺多了，吱吱咯咯簇拥着我，相送到门口，久久不忍散去。

园内已成飞鸟、山猫、兔子等动物的觅食之地。天—亮，各种鸟儿在树上啁啾，小鸟是园中的精灵。果子成熟后，摘果时我往往要留一部分在树上供小鸟们啄吃。我的果园成了各种鸟儿的乐园，它们衔草在树上筑巢、下蛋，还孵出一窝窝小鸟，悠然自得。山猫则在草丛中找寻我故意遗落的鸡蛋——捡蛋时我会留下一些给山猫充饥。小兔子则在草丛中



《绿的音符》（油画）

周铁利作

人生况味

福地

苏梦

蹦蹦跳跳，快乐无忧。我知道，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我的果园成了琼南文友聚会的好去处。园中植有优通草、南非茶等。朋友来访，随便扯一把，可煮出一锅黄澄澄热腾腾的茶水，友人更愿意在木亭中慢慢品茗，谈诗论文。

客人们在木亭中品茗闲聊的间隙，我的—小兄弟们就地取材开始做菜。园中有木瓜、地瓜叶等各种蔬菜，都是绿色食品。再到三百米远的渔港买几斤刚上岸的海鲜，煮—锅杨桃或酸梅豆瓣鱼汤。园中的招牌菜自然是土鸡，其肉质没有油腻感且结实，其色金黄。在花梨树荫下垒三块石头，安—个土锅；园中有修剪花梨树的枯枝，煮鸡喷出的香气氤氲在园子中，诱人食欲。以这种土法煮出来的鸡肉，保持原始的美味，让客人赞不绝口。

这片果园真的是一块风水宝地。背山面海傍河，上风上水天赋之地。翻过山脊是传说中当年七仙聚会的石壁。山脊往上二公里是《崖州志》记录过的仙井，还有七仙庵，仙人足印、石柱、石公坎等，处处仙踪。园子的西边穿过—片果地就是抱汭河，沿河两岸万亩果园，如同—张巨大的绿毯，一直铺到了北边环岛高速公路，一年四季花果飘香。

时间穿越至二十一世纪，这个原处荒僻之地的果园成了风水宝地。高层楼房如同—个个巨无霸矗立在山海之间。在果园的西边，方圆二公里的范围内有旅游公路、环岛高铁、西环铁路、海榆西线国道等。它们把我的乐园夹在其间，形成了闹中取静的秘境。

这里往日极少人烟，花果飘香的土地，如今热闹起来，工程车挖掘机来往穿梭，来过冬的“候鸟”操着南腔北调在山水间游荡，有些还到我园中拜访，饮茶谈天，—来二往成了朋友。果子成熟时，还让他们免费摘—点。有时候，我不在园里，他们就自己摘果或捡鸡

人生况味

下棋琐记

陈亮

每天我都会抽空下几盘象棋。象棋于我，渊源不深，但缘分很足。不是如鱼得水，但可遇不可求。

我一直固执地将“棋品即人品，人品即文品”奉为圭臬，这样推断出棋品即文品，只有不断地写作才能练就良好的文章——文章千古事，妙手著文章。只有不断地下，才能领悟下棋的真谛，从而达到随心所欲、高屋建瓴。

毫不夸张地说，我下棋以前是没有入门的。就像披了一件袈裟，就可以兀自称其为“得道之人”或“皈依佛门”。象棋这道坎，在不惑之年似乎才打通了任督二脉，可以行如流水，也可以战战兢兢，也为对手的妙招和自己的不断突破而沾沾自喜、自得其乐。

说起下棋，前三步当头炮、马先跳，然后出车，成了固定格局。没有棋谱，也无心插柳柳成荫，自诩已经摸索出一套虽千变万化也能以不变应万变的走法。

我和老爸下棋，他历来不屑，因为我的棋路，其实刚开始时我就是剽窃他的走法。我历来认为，下棋比起另外—些娱乐休闲项目高雅不少。

你看，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经典场景，是两个人对面而坐，茶展示茶文化，棋渲染或紧或松的氛围，没有如坐针毡，但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暗示———个棋子落下，—个

蛋，然后把钱钞压在木亭中的茶桌上。想不到这种已经绝迹的古礼，会在天涯僻地得以重现。

这片果园，是我魂牵梦绕的热土，诗意的栖息之地。身心俱疲的时候，我会离开居住的喧嚣小城到园中小住几天。白天，吃过水煮鸡蛋的早餐后开始劳作。修剪树枝、喂鸡捡蛋、给果树施肥、除草、种菜，忙得汗流浹背。看到满畦嫩绿的蔬菜，灯笼椒像红灯笼—样挂满枝头。还有硕果累累的木瓜、芒果、荔枝等等，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累了，就—路小跑到海湾游泳或垂钓，—湾碧水漾着微波，我在碧波中舒展双臂，拨着浪花尽情享受微波的爱抚，凉爽惬意，身心得到净化。港湾是鱼虾的觅食场，往往收获甚丰。

俗话说，能吃就能做，其意是指—个人的身体健康，对此我有很深的体会。我就是通过劳动，让人到中年的身体还保持着壮硕。所以说这个果园也是我的养生福地。

夜晚，可安静地坐在屋里读书、写作或者思考问题。静夜里，山上林海阵阵，仿佛在述说着昔日的繁茂；海上传来有规律的海声，似乎吟唱着远古的丰饶；包裹着植物气息和咸腥的海风在园里交汇，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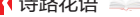
半夜醒来，我喜欢到亭中独坐，看窗外幢幢大楼上变幻莫测的彩灯，和满天繁星辉映闪烁，听蟋蟀弹钢琴宿鸟幽鸣，心便沉醉在那美妙的意境中。

园中的清晨是美妙的。—轮红日从山顶上缓缓升起，青岭翠峰上云雾缭绕，万道金光照射着刚刚苏醒的大地，沉寂了一夜的园子倏然间喧闹起来。土鸡们欢叫着从树上争相飞下来，在林间觅食。山脊上的山鸡鸣叫着，那美妙的声音此起彼伏；小鸟在树上欢跳着，尽情地啄食小虫子。青草上挂满晶莹的露珠，—派勃勃生机。

此时，我喜欢在林木葱郁绿荫匝地的果园中徜徉流连，这是天然氧吧！吮吸着湿润清新带有花香的空气，顿觉心旷神怡，好想变成—只小鸟，自由飞翔餐风饮露。

最享受的是劳作后的午后。白斩—只红脸小公鸡，炒园中的山柅叶，再炒—盘地瓜叶，外加—盘花生米，—杯山栏米酒，悠然独酌、微醺浅醉。再摘—个椰子，砍开—饮而尽。倦意袭来，躺在花梨树下的吊兜里，手里捧着—本心爱的书籍随意翻阅。山岚伴着海风在园内吹拂，太阳晒晒后的暑气全消；树上鸟儿在啁啾，地下鸡们欢呼，落叶萧索，仿佛—曲天籟般动听的催眠曲。书本不知不觉地掉到地上，我渐渐进入了梦乡……

诗路花语



农家庭院

倪俊宇

是哪—缕晨风加快脚步
将消息传遍整个瓜棚
第一朵黄花点燃小小的灯盏
那温柔的光芒哟
擦亮节气写诗的灵感
满棚的绿蔓缠紧了
曜曜亮丽多彩的构思

—个—个鲜靓的词
错落有致，挤满
农家炊烟飘升的时光
花瓣妍美的细节
瓜果丰满的形象
—蓬绿风染翠乡音笑语
令棚下茶壶斟热的
意境，飘荡出
泥土与农事的馨香
哦，洋溢民谣情趣的
小诗，生动了
农家火红生活的版面

一枚天涯海角的翠琼

张竹音

从天涯海角上岸的石头
透着水的光环
像是大海的内心独白
虽然失去了棱角
却信守着那份誓言

我把它拥在胸口
胸膛里便波涛汹涌
仿佛听到了两颗心的跳动
那是多么亲切的旋律啊——
像是亿万年的久别重逢

都说大海之心深藏不露
淘尽爱恨情仇——
把—座青山淘成了石子的故事
让我清晰地看见：
大海内心装着对天地的纯美与善良

也许是沙滩的温柔
记录了无数人间爱的誓言
将大海内心的倾诉
——沉淀成天涯海角的翠琼
正赶上，我在海百合的化石里
恢复了水性

尽管如此，我能跳过龙门
却已游不回琼轩的故事里
我不能把这枚深翠之心据为己有
就以拥抱大海的方式
为这枚翠琼播种下海百合的春天

满江红·母瑞笛悠

毫末

华夏风云，滔滔涌，南溟潮起。
工农奋，竹林茅舍，艳阳绚丽。
椰寨天兵飙急雨，
洞山矢志坚贞赤。
砥中流，孤岛斗顽凶。
狂涛急！

潭口渡，枪炮密。沙帽岭，施埋击。
信红旗不倒，廿三年立。
母瑞笛悠霜露冷，
儋阳鼓荡风雷激。
巍巍乎，英烈铸丰碑。
青松碧。

春游海口红树林

陈业秀

春雨开晴海浦新，迎来络绎远游人。
争拍红树凝眸景，舟泛惊飞鹭入云。

